



逃犯条例 深度

# 连登仔大爆发：“9up”中议政，他们“讲得出做得到”

“除非我老人痴呆，如果有任何的不公或问题，我一定会站出来在现实世界发声。”他们的行动，和网名同出一彻：“在沉默中爆发”，“在9up中议政”。

端传媒记者 郑佩珊 发自香港 | 2019-06-28



图：端传媒设计部

星期一晚上六点，闹市餐厅，我在等待“9up议政”。这个网民活跃于香港论坛连登，“9up”是广东话粗言“鸠喻”的谐音，大意是乱说一通。此君早前以“我宣布《保民生 反修例 大联盟》正式成立”在连登发帖，呼吁大家模仿建制派语调宣传，接触立场保守的中老年群众，结果平地一声雷，帖子获得逾万正评，因此而制作的“长者图”流传甚广，大街小巷里有街招，在巴士港铁，网民通过AirDrop转发给身边市民。

半小时后，两个青年人匆匆赶来：穿著蓝色恤衫的Wins和全身黑衣的Alan。“我们打机认识，平日好多水吹（经常瞎扯），就有不同想法出来。”Wins一见面就说，“9up议政”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班人。

6月13日夜晩，Wins、Alan与一众朋友如常连线打机，顺道线上议政。“（打机）让我们有个原因集中一起倾，否则无缘无故打电话给人家会好怪，你跟我访问都会食点东西啦！”Wins说，一群人相识多年，结缘于战术游戏《英雄联盟》，群组内有三十人，平日近半会积极发言，从事金融业、熟读新闻的Wins更是当中佼佼者。这天晚上气氛有点不一样，612警民冲突刚过去，港府不顾民意，直接将612定性为暴动，并开始四出拘捕示威者。

闲谈间，有人挑战Wins，“你常常讲，那你今次如何救港？”Wins还真有计谋，马上告之心中大计——“保民生反修例大联盟”。在金融业，他经常接触建制派言论，邻座同事曾直问他：“示威是否有钱？可以收多少？”在他看来，社运不断被污名化，那不如以其人之道还之：“对手用荒谬阴谋论，你就用荒谬阴谋论对付！”

他人纷纷和议，有人问：“是否认真？认真我便开连登account。”

# LIHKG讨论区



**俗称** 连登

**成立年份** 2016年11月

**会员注册** 以ISP（网络供应商）、  
大学及大专院校的电邮作注册

**功能** 注册后即可发帖、回覆、  
可针对一帖给予正、负评

## 特别用语

### 巴打

Brother（兄弟）中文音译，  
指男会员

### 丝打

Sister（姐妹）中文音译，  
指女会员

### CD-Rom

「唯读光碟」，指  
只读不回的网民

连登是在2016年底脱离高登论坛而衍生的讨论区，坊间流传，两者用户水火不容。Wins是高登资深会员，坦言“对高登有感情，不会去连登”，但因应连登现时用户人数较多，最终妥协，让成员开帐号。大家特意以新帐号发文，因网民必定会先起底，看其旧日发言。“若是玩假胶的（不认真、故意夸张引人注目），那就会无人信你。”Wins说。

Wins、Alan和另外二人，一起撰写了“9up议政”的首个帖文，此帖在凌晨12点40分发出，大约一个多小时内已登上热门。众人不想停留在“吹水”，打算接触网友，一起行动。连登讨论区没有私讯功能，惯常做法是网民留下Telegram这个可隐藏身份的联系方式，让对方接触自己。观其火热程度，有成员立即跑到便利店购买电话卡，再翻出旧手机开设Telegram帐户。

凌晨三点，网民纷纷加入Telegram文宣组群组，高峰期组内超过一百人。素不相识的网民各自行动起来，有人自行制作长辈图，有人拿著文宣素材摆设街站，还有人在维基百科增加大联盟的条目。“连登是一个很大的智囊团，每人有不同专长。他们本身已想到，但不敢讲，我们只是做一个引导，令到他们更加敢讲。”Wins说。

五、六月的香港，被称为“反送中”的运动浪潮汹涌袭来，与过往不同，这场运动被认为并不存在中央指挥的大台，民主派的领袖退居，各路网友、市民登场，透过连登这个“虚拟大脑”或“中央协调中心”，加上Telegram等即时通讯，发挥澎湃创意和组织力。从上述大联盟，到在不合作运动期间发起“道歉团”，再到近日在短时间内众筹刊登国际媒体头版广告，“连登仔”连环发功。端传媒访问了一群连登仔，了解他们如何在虚拟与现实世界中游走，他们的行动，和网名同出一辙：“在沉默中爆发”、“在9up中议政”。

## 可能是连登的第一个行动

Alvin可能是第一个在连登就反修例提出线下行动、而又成功实践的网民。他今年23岁，是一名大专生，网名“在沉默中爆发”，早在5月16日开始，开始在连登连续发帖关注反修例运动，希望邀请网友一同制作传单，再上街派发。

连登仔大多是键盘战士，谁愿意真的上街派传单？最初Alvin不太自信。他不算资深网民，踏入虚拟世界源于2016年，那一年，旺角骚乱爆发，梁天琦高票落选，香港时局变动。“自从2016年经历过好多事情后，我就想找一个平台去看更多、讲更多。”

因为连登人流较多，2017年，Alvin正式注册为连登用户。他说过往上连登以“无聊话题”为主，说说最近买了什么，不时发布一些新闻，停留在“吹水阶段”。唯一一次感觉连登和现实有直接扣连，是一个网民发帖说自己丢失爱狗，地点刚好在Alvin家附近，他就去找找，同场发现居然真的有其他网民也在帮忙找。

Alvin没想到，两年之后，有网民愿意和他一同上街做事。发出呼吁帖四天之后，他和9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透过Telegram联系，最后在红磡站行动，派光了600份自己制作和印刷的单张。Alvin又连续做了8至10次这样的街站行动。为了保护大家，每次见面行动，连登仔彼此不会留电话号码。6月12日金钟爆发警民冲突，而其中一个示威者常用作交流信息的Telegram群组“公海总谷”的管理员，确认于前一日涉公众妨碍被捕，Alvin开始提醒大家，不要提及自己的连登网名。

“可能真的是先由我带起，因为我在连登吹水，但真的有人出来。而且不是一个街站，之后是几百个义工、几十个街站。”一家咖啡厅内，身穿黑衣、体型瘦削的Alvin对端传媒说，据他观察，在他组织街站之后，网民自发组织其他街站，落街宣传。





连登的全民自发派发反修例传单行动。网上图片

他感觉，自己一开始充当了一点领导角色，但很快，连登仔中冒出一个又一个领导，百花齐放。

根据连登现行机制，登记成为会员后即可发帖，其他会员可以简单按“正评”或“负评”回应，亦可以“推Post”，如：在留言位置写下推、push、故意写错的pish，或加一个适当的emoji，将自己认同的贴文维持在热门帖文榜前列，让更多人看见。

这种设计，变相促进了集体投票。

“透过投票正负评，我们越来越清楚，大家正在做甚么，例如有人说‘明日不要去’的帖有很多负评，那就反映大多数人都会去，给了自己一个信心。最重要的是连登的人明白，正评，不单是正评而已，他们是真的会出来。”Alvin分析，“事实证明，例如69，612，616，连登是讲得出就做得到。”

Alvin认为，投票功能看似简单，却给人们一种参与和贡献的体验。五年前，他曾到雨伞运动的占领现场，但与社运圈子没有接触，按他的观察，参与者是“跟随大台发布的消息，自己走出来”。

“但今次不同，今次是自己可以决定、参与一些讨论，令整个气氛更好。‘自己都可以影响到整个运动，自己都有贡献’，这个心态就令到更多人参与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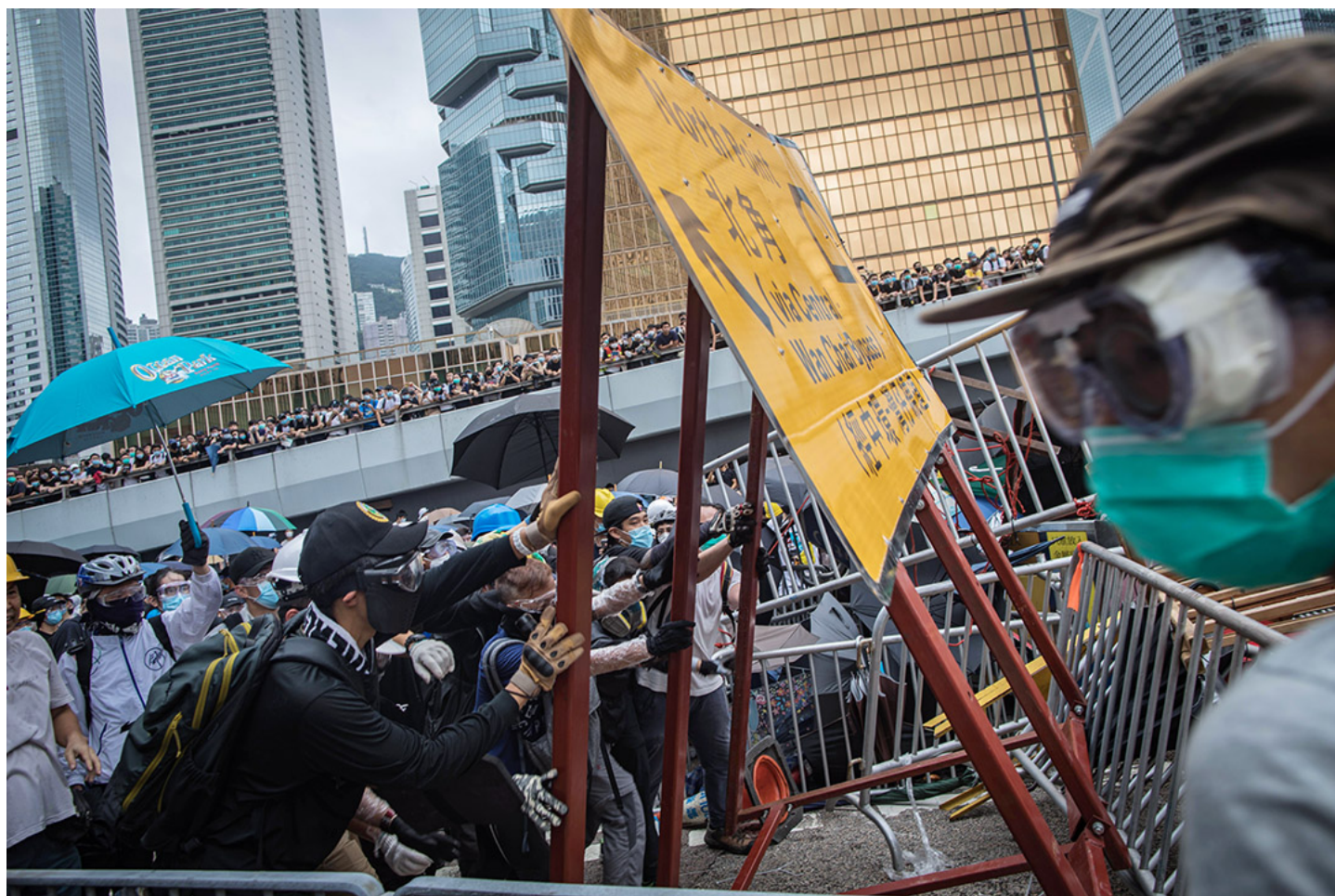
从5月中到6月多，短短一个多月，Alvin说，连登不同了。“以前觉得讨论区只是‘齋讲、吹水’，但近来连登里面的意见，真的有人会实践；连登说：几月几号要出来，真的有人出来，不是假的。”

意识到网络舆论对现实的影响，连登仔变得更严谨。Alvin以6月15日为例，当日晚上，爬上高处挂“反送中”横幅的白衣人在太古广场不幸坠楼身亡，连登开始流传一些不同地方都有年轻人意图自杀的帖子，大家一时不知真假。“头几个留言的人，可能都会被影响到，会有些愤怒的emoji，但之后的人就会开始fact check，不会好容易被情绪导向。”Alvin说，许多网友自发核对消息，甚至出动去寻找疑似自杀的年轻人，最终缓和恐慌。



而反修例运动发展至今，示威者的手法各异，集会示威，占据马路，包围警察总部，堵塞政府大楼等等，行动前后，连登持续发布“不笃灰不割席”（笃灰在广东话中意为“告密”）及“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”的论调，与伞运时弥漫著一片就路线纷争而互相指责的气氛，大有不同。

Alvin形容，“以往可能有人会说，谁冲谁就是‘鬼’（意指卧底或刻意搅局者）。心态只是吹水，我想到什么就用来闹你，用最衰的（字眼）来闹你”，对比今天，“想到自己会影响到那件事，就可以用较冷静及客观的心态去回应。”



2019年6月12日早上，示威者占领金钟夏悊道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

## 有质素也可以红起来

与Alvin相似，6月中加入连登行列的全新帐号“9up议政”更加体会到连等仔发功的威力。“我宣布《保民生 反修例 大联盟》正式成立”发帖后，约一个多小时内就登上连登的热门频道，长辈图其后亦遍布街站。

“9up议政”设立Telegram文宣组的当天凌晨，阿俊就加入了。阿俊的正职是科技从业员，平均日花两至三小时浏览连登，在这一次运动中，他不时在讨论决策或立场的帖文中给予正、负评，尝试协助推Post，将示威活动的帖文推至热门频道。

阿俊认为，连登的热门频道可以令有质素的帖子浮面，取代过去意见领袖的话语权。“能够上到热门，是因为这个讨论有质素，而非这是某个人的意见。早前陈方安生提及政府可以特赦的新闻上了热门半日，是因为大家觉得这是好桥，与陈方安生无关。”

今年初，他开始监察连登的数据，也关注“热门”频道的运作，虽不清楚确实演算法的公式，但阿俊估计，连登一般是以正负评数字、单一会员及来自不同会员的回复率等为基准计算。5年前，阿俊曾以政党成员身份，积极参与伞运。当年连登尚未成立，市面同类的讨论区只有高登，他也是高登会员。雨伞运动期间，为何高登没有如此活跃？阿俊认为，其中一大原因是，其时高登未有“热门”选项，而网站的设计容许他人大量洗版，变相讨论区中只有单一声音，不利于百家争鸣的讨论和行动。

6月14日，“9up议政”凌晨发帖之后，大批网民“推Post”，还自发制作长辈图，说要开街站派传单。“Hello，天水围有街站，可以预我”、“Hello，我系可以整小礼物嘅丝打”。在Telegram群组，许多连登仔准备投入现实行动。



呼吁长者“保民生”反修例的长辈图。网上图片

Wins的计划是针对较保守市民“以金钱为重”的观念，他建议示威者可以模拟建制派常用语，以各种“推论”制作文宣，例如：将《逃犯条例》与撤资、楼价大跌等扯上关系，动摇他们对政府的信心。

“我们不会讲大话，但推论可以无限延伸。民建联及建制派一直在用，因占中没了夏慤道，真是损失这么多亿？他说而已，无人证明到。”谈及这个策略时，Wins滔滔不绝。

这是否会在社会中传播空谈或不实信息？Wins这样认为，“不要再说道德与否，这件事已经不能够再用道德来厘量。在香港不公平的政治选举制度来说，你还跟人家下君子棋？你会无法生存。”

他补充，“知情的人都知道是“曲到圆”，不知情的人就是被误导的一群。”策略只是希望使建制派群众混淆，要不争取他们转为反对修例，要不使他们感到混淆，突显对方本来的无稽之谈，“不会对一个民智已开发的人有任何影响。”

6月14日的凌晨，“9up议政”的这群核心成员主力修改文宣至合适语调，图片制作则交给网友处理。这晚凌晨他们还制作一个facebook专页，改名为“保民生抗修例大联盟”，由“反”变为“抗”，显示与“反送中”切割，增加宣传效果，随即吸走接近2万Like。Wins翌日需要早起上班，但也因筹组大联盟一事延至凌晨四、五点才入睡。

一觉醒来，在连登帖文内，有网民还仿制一个与建制派签名运动相近的网站，说供大联盟之用。Wins等人本来已采纳，因务求更高仿似度而提出修改，惟对方未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，讨论区亦不设私讯功能，他们最终以“黑客入侵”为名，与这个来历不明网站切割。



2019年6月27日，香港众志响应连登网民呼吁，参与包围律政中心的行动。 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Wins认为，虽然大家只是一群不出名的连登仔，但参与现实行动时，一定要谨慎小心。“否则突然有蓝丝，制作网站给你，但人突然不见了，变成有毒网站，那我们很难处理，要保障返自己。”Wins说，“尽量每件事情都要合法，行每步棋都会再三思考，有无人会入到我地（会挑剔我们）？”

随著行动深化，“9up议政”的成员不停调整，目前有9名成员，其中6人来自原有的电竞群组，3人是与他们本来不认识的连登仔，年龄最大者不过25岁。Wins在正职之外，还有副业，工余时间还要进修，未能即时跟进所有细节，他尤如小组指挥，主力对答；而Alan则从事文职，说话不多，负责协调联络，并管理连登和telegram帐户，文案大多亦由Wins主笔，其他成员则共享帐户模拟其口吻延续。

不过，他们仍然非常小心，“网上始终要留一手，未能尽信。那我们就不给他们admin right（专页管理员权限）。”

## 从连登到telegram：既开放又保密

倘若连登是一个大脑，Telegram就是其活动细胞。

Telegram是由俄罗斯杜洛夫兄弟创办的即时通讯软件，用户可以在不披露电话、只利用自订帐号名称的情况下与另一方沟通，更可互相交换加密与自毁信息，被示威者视为保密性较高的社交软件；Telegram群组还设有投票等功能。

从Alvin的街站，到“9up议政”的长辈图文宣组，他们的行动总是先在连登发布，其后才在帖文内公开一个Telegram群组连结，允许网民加入相关群组，或待有志趣者自报名号，让主事人决定是否将其加入群组内，讨论行动细节。

这是一个既开放又保密的世界。在Telegram软件搜寻，总会有大量因反修例运动而生的群组，有的称为“公海谷”，即人数及信息较多而杂乱的群组，有的则是工作小组，部份若无邀请连结，则无法进入。

“9up议政”在6月16日发起第二波的行动，表示要成立“真建设派”政党，主张“爱国爱港”，利用建制文宣，意图抢占建制派区议会议席。帖文一出，网民同样在连登给予正评，但“9up议政”一直没有正面表态，待至有1000个回复后，才留下一句“如果追到呢度，仲系有巴打有心想帮手，有兴趣者留TG（telegran），会睇你过往纪录选择add唔add，另外会进行一个简单interview。”

Alan解说，所谓面试是要回答几个有关区议会选举的问题，理念相近才不会被筛走；做法一来是想测试水温，二来是看看谁是有心人。

端传媒接触到其中一个化名为“不灰心”的公海谷管理员，他表示，群组本身是由连登发起，现已独立运作；网民相继加入后，会按大家参与的热切程度辨识谁可以担任管理员一角。他介绍说，一个群组不只有一个管理员，群组与群组之间亦有沟通，连登在宣传方面甚有效用，情报则集中在Telegram内交流，管理员不时亦会参考帖文，或影响部份行动的决定。

## 社运新模式：去中心化的决策过程

参照连登而判断行动方向的不止Telegram群组内的网民。6月27日，香港众志响应连登网民呼吁，参与包围律政中心的行动，向律政司司表郑若骅表达撤回暴动定性、释放抗争者等诉求。

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对端传媒表示，在这次运动中，群众强调自发，政治组织拿捏角色不容易，现时参与的身位已不同，由过往领导角色转为支援和协调网民。

G20峰会前夕，有网民透过连登和Telegram发起众筹活动，以求在国际媒体刊登公开信，望国际社会施压，6月25日早上公布众筹计划，11小时内筹得670万，在这背后，众多网民参与到撰文、协调、联络媒体等工作中。



2019年6月27日，报章The Guardian所刊登的反逃犯条例修订广告。摄：Daniel Sorabji/AFP/Getty Images

黄之锋说，早上收到信息，邀请他加入Telegram群组一同跟进，因党内常委周庭与日本传媒相熟，故协助处理相关事项，而主席林朗彦则负责设计，日本广告审批严格，必须由当地认可的团体下单，最终使用香港众志名称登报。他表示，“香港要有一个团体，可以在一日之内、24小时，完成10份报纸登广告，按民主派的目前架构和人手编制，是无可能的。若非群众自发，根本搞不成。”

坊间关注连登在这一次运动扮演的角色，有指它造就“无大台”，亦有指它成为了一个“大台”。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认为，讨论前要先搞清楚大台的定义，传统大台是指决定策略、公布活动信息、或能够代表群众与政府对话的组织或人物，而这次运动强调自发性，基本上没有人有胆量自称为大台，亦没有传统由上而下领袖式大台。

李立峰对端传媒分析指出，连登这次扮演的是让各方能够集中讨论的中央平台，他形容，每个社交媒体的设置及功能不一，连登系统则设计特殊，因正负评、推post是一种即时投票的功能，同时可以被用家目睹结果，热门榜则可以反映当下群众关注的议题及意向，较香港其他讨论区优胜。

他举例说明，6月21日示威者首次包围警察总部，观乎当晚截至9点几的连登热门帖文，主题为：“狗屋（警察总部）绝对唔冲得！大伏嚟！！！”、“前线拜托千祈！千祈！唔好！唔好冲！”，故早已预料他们不会发起大型冲击。





2019年6月21日，示威者首次包围警察总部，观乎当晚截至9点几的连登热门帖文，已预料他们不会发起大型冲击。摄：Stanley Leung/端传媒

连登一大特色为匿名发言，李立峰认为，这有利于抹去个人背景的影响，减少“因人废言”的情况，但他强调，这不等于发言者会没有身份，也不等于运动没有任何领袖，反而在每个细小的行动也有发起人，他形容这只是一个去中心化（decentralized）的决策模式。

现时，连登有一批不时发言、引导运动方向的用户，被问到他们会否被视为领袖，李立峰形容，他们只是能够捕捉群众的情绪，再将其以行动明确表达出来，令到大众跟从，但若果决策一有失误，偏离即不会受欢迎，情况是“leader follow followers，多于followers follow leader，他不可以离地。”

李立峰又分析指出，在全新的社运模式之下，传统社运或政治人物正面对身份转变，但他们的角色仍然重要，例如泛民议员曾在现场监察警察搜身、控制场面等，有一定的作用，因他们是警察与示威者双方也能认知的公众人物，无法由他人轻易取代。

网络平台自有其演算法，决定热门信息内容，连登会否藉演算法操纵舆论？而近日，连登讨论区也开始浮现零星声音，担心连登会引起政府关注而备受打压，关注创办人会否将个人资料出售。李立峰指出，不要轻易看轻用户，演算法一旦改动，他们一定能够发觉；至于打压，他亦认为无须太担心，社交媒体总是“一鸡死一鸡鸣”，回顾过去，连登是因为高登的分裂而应运而生。

## **“之前我太小看香港人，我以为香港人不会理”**

创办三年多以来，连登创办人甚为低调，网名为“连尼住”的创办人过去多年未曾接受传媒访问。端传媒早前曾向连登发出电邮采访邀请，希望了解平台营运和如何保障用户私隐的情况，惟至截稿前未获回复。

Alvin看来，任何发声都存在风险，他只能尽力去判断和持续观察一个平台是否值得信任。“都是看以前是否曾经出事，经过这次的事都没有被出卖，”Alvin认为连登值得信任。不过，他也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份。

尽管以连登仔身份接受过多个传媒访问，但身边朋友几乎无一知道报导中的Alvin正是本尊，也不知道他的连登网名，他强调，自己一直将连登与现实生活切割。“如果我不是做这

么多，单纯去游行或留守，我就会对朋友说，但我就做得太多，可以说是为了保护自己。”



连登讨论区logo。网上图片

Alvin说，随著运动壮大，其最初成立的群组内的成员都“被挖角”。“连登有好多的发起人，他们各自各参与，我的领导性就已经不在，我都是参与跟他们的活动。”他目前正计划，在11月区议会选举的时候，再次透过做街头站、派传单等去宣传。

“派传单是好有影响力，网上一万句都不及在现实派传单派给一个人，因为那人可能是永远不会看连登，那些叔叔、婆婆怎影响到他们呢？派给他们解释给他们知或印传单给他们看，那影响力是网络世界或连登上永远都做不到的。”他形容，自己和好多连登仔都在学习。

“好多人第一次出来的时候都好怕丑低著头，有好多人都是这样。”Alvin笑著说，“我从来都未啖过咪（用麦克风在街头说话），我曾啖过一次，但被人说我的言论太冗长，这都是我要在现实学习的。”

同样小心谨慎地探索现实行动的，还有Wins和Alan。他们毫不讳言，“9up议政”接到端传媒的采访邀请，先花5至10分钟在网络搜寻，了解记者背景后，才答允受访。当自己有了影响力和支持的网民，他们也在摸索定位和行动节奏。

他们从6月14日凌晨首度在连登发帖，至今只有4个帖子，两个关于“大联盟”，两个关于“真建设派”，Wins透露，当初建立的大联盟Facebook专页被封锁，其后再建立的后备专页人气不够旺盛，只有不到5000Likes，近日亦疑因被检举，管理员帐号亦无法运作，现已叫停文宣组工作，因文案已无处可放。

那为何不直接将图文放到连登或Telegram群组？他表示，要顾及运动走向及会否消耗民意。Wins表示，虽然运动没有大台，但某程度上，“9up议政”也是一个大台，“犹如民阵，不会持续叫人日日示威，你日日示威的话，人数会下跌。”

最近，“9up议政”正努力为“真建设派”准备宣传。经过一轮面试，他们在上周与超过50名网民见面，商讨在区议会选举的工作，开会商讨下一波行动，会议接近5小时，与会者身份多元，有律师、会计师、教师等等，平日从事文职的Alan形容，过程尤如公司开会，出席者签到，不过大家都是留下Telegram帐号，不留私人电话。



这一股连登热潮，到底会持续多久？高潮过后，连登会否重返“吹水”阶段？

Alvin认为，从“心里想”到真正投入行动，需要跨过一个个心里关口，但跨过之后，就不会再回到从前。

“我以前有甚么事都只会在心里说，连打都不会打出来，经过这件事后就令我想在网上打出来，打又打过，游行又试过，现在又派过传单，那我以后的层次就一定是在此之上，一步一步去参与。”Alvin说，“今次政府的做法，是令完全什么都不理的市民，一步就跳到游行这个阶段，跨过众多的关口，甚至是有人连游行都未试过就直接留守，直接到前线……之前我亦都太小看香港人，我以为香港人不会理。”

“除非我老人痴呆，如果有任何的不公或问题，我一定会站出来在现实世界发声。”

Alvin形容自己这一次是“醒了”，我问他，“你觉得自己可以维持多久去做这事？”他秒回：“一世，系啊，这件事真的是一世。”

（尊重受访者意愿，文中Wins、Alan、阿俊及不灰心皆为化名。）

（实习记者梁中胜对此文亦有贡献。）

香港政治      逃犯条例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中国「古装剧禁令」风波：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，业界就全都相信了
2. 回应赵皓阳：知识错漏为你补上，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
3. 连登仔大爆发：“9up”中议政，他们“讲得出做得到”
4. 香港回归22周年，七一升旗礼、大游行、占领立法会全纪录
5. 梁一梦：反《逃犯》修例，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
6. 记者手记：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
7. 马岳：“反送中”风暴一目中无人，制度失信，残局难挽
8. “突如其来”的新一代：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
9.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：香港现在这处境，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
10. 读者来函：承认我们的无知，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运动中的“救火”牧师：他们挡警察、唱圣诗、支援年轻人
2. 金山上的来客（下）
3. 从争取“劳工董事”到反制“秋后算帐”，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？
4. 吉汉：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？
5. 金山上的来客（上）
6. 归化球员能“拯救”中国男足吗？
7. 进击的年轻人：七一这天，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？
8. 荣剑：中美不再是中美，中美依然是中美，中美关系下一步

9. 贸易战手记：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，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“表彰”会

10. 徐子轩：由盛转衰——G20大阪峰会后，全球政经的新局面

---

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 盾牌、警棍、催泪弹，19岁少年在612现场

“我们这一代，雨伞运动的时候，只有14、16岁，自己话唔到事……但有一颗种子埋在我们心里。”“好想有一天，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走出来。”

### 添华夏邨现场重组：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，他们经历了什么？

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五分钟，记者在现场目击，前线的速龙小队突然被后方指令退至添华道较后位置，放弃了原本阻隔警察和示威者之间、各自摆放的铁马，示威者这时一片欢呼，部分示威者跨过铁马，进入添华道。

### 影像：反对修订《逃犯条例》，香港人走过的抗争路

一场一百万人的和平游行，一场一天的占领行动，香港人尝试用努力改变命运，一洗雨伞运动后，抗争的无力与挫败，逼使《逃犯条例》修订暂缓。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

### 橡胶子弹、催泪弹和胡椒球，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

“那时人很多、大家都在逼，我快到逃生门时，（跟朋友）说完话一回过头来，就被催泪弹‘嘭’一声击中。”

### 从警署被捕到612占领，一个“伞后一代”抗争者的四个夜晚

权力归花儿（Flower power），Daniel自述很认同艾伦·金斯堡的说法，唯一的武器是和理非和幽默。不过同时，他也在反思华人社会长期以来对暴力的恐惧、避忌，反思我们需要马尔科姆·X吗？

### 专访香港警政学者何家骐：当殖民警政遇上公民抗争

“香港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以前是殖民地，我们不应该对那个政府有期望的。但现在你告诉我们是主人嘛。”何家骐认为，若想信服公众，改善警民关系，独立调查警权和政治事件是良好出路。